

南开

哲学文库

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

齐艳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南开

哲学文库

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

齐艳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 / 齐艳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61-1492-6

I. ①分… II. ①齐…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
方法论—研究 IV. ①B0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865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哲学文库编委会

主 任：王新生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南湜	乔清举	任晓明
严 正	李国山	李 娜
陈建洪	陈晏清	薛富兴

序 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式微和英美马克思主义兴起。在纷繁多样的英美马克思主义中，分析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分析马克思主义几乎引领和规约了整个英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从内容上看，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开辟了一些原本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重大论题，为整个英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这种新活力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运用新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辩护”和“重建”，激发了英语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兴趣，“激活了”英语学术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另一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从英美学术界的问题意识出发，提出许多有别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研究融入英美学术的主流话语。例如，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从道德方面而不是从历史必然性方面为社会主义所作的伦理辩护和对资本主义所作的道义批判，已经成为当代英美政治哲学在讨论正义问题时无法绕开的理论视角，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视阈。

然而，正如“分析马克思主义”之名所显示的那样，对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方法。从方法上看，分析马克思主义主张拒斥辩证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分析转向”。正是它在方法论上与所谓“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较量”，使它能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独树一帜，构成了英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最明显的差异。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其将分析哲学的方法一般地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究，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理解和说明问题的进路。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分析思维为据，拒斥马克思

思想中的“黑格尔化因素”，主张从方法论上摒除辩证法和整体主义及其相关方法论，主张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联合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奠定“微观基础”。必须肯定，当科亨首次利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联合功能解释的方式，以辩护的态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阐释时，意义是重大的。这种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看似容易和偶然的结合，背后有着两种哲学传统之间长期的和并不偶然的理论纠葛。科亨的贡献在于，将如此重要的两种哲学传统之间的纠葛与马克思的思想关联起来，使人们能够从一种长期忽视马克思思想的哲学传统的思维框架下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无论我们是否赞同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具体分析，这种结合都不容忽视，因为它为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路径提供了一个契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近些年来，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取得了重要进展，可谓成果丰硕。这些成果显示着国内学界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翻译渐多；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介绍渐深；对分析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的研究渐精。但总的来说，国内学界，甚至在英美这样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原发地，都仍然缺乏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总体把握和深入分析。具体地说，国内外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问题上的研究大致存在着三方面的欠缺：第一，究竟怎样理解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这一问题上，人们通常是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主张作为依据。但是，既然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确证自己方法的优越性的，那么，如果没有与辩证法的比较，而是仅仅停留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本人所宣称的方法论的有效性，怎样能够真正理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方法论呢？第二，当人们在谈论分析马克思主义所使用的方法时，仅仅是一般地将其等同于分析哲学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认识到分析马克思主义在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和具体的方法论原则时的区别，进而也就未能发现它们之间在理论构建中的内在关联。第三，人们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关键问题——缘何反对辩证法和反对什么形式的辩证法——的研究有待于跳出惯常思维，需要另辟蹊径。

齐艳红博士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一书可以说正是以上述思考为空间展开的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深入研究。这不是一本关

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列举式的方法论的类型学研究，而是一本以问题为线索将方法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构建方式的方法论的整体性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是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作者是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在这一著作中，作者首先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性，并基于对方法论概念的一种独特分析给出了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三个层次：作为工具性的方法是具体的分析哲学的方法；而作为理论形态层面的方法论则包括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分析思维下对辩证法和整体主义的拒斥，以及对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推崇，构成分析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致思路径。作者认为，上述三种意义上的方法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这里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复杂性在于，方法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层次的确是有所区别的，但对于说明问题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发掘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具体关联。作者在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这种关联体现在，作为工具性的分析哲学方法和作为根据的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相容和相互支撑的，它们以一种特别的联合方式构成分析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路径。我以为，这是齐艳红博士这部著作中最有见地的观点，而这也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正是这一观点为整部著作奠定了立论的基础，从而使这部著作在众多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能够独树一帜。

依据这个立论，作者从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第一个问题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怎样进行方法论的批判和选择了怎样的方法论替代？作者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主要以拒斥辩证法和拒斥整体主义的方式批判了曾经有过的几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的致思路径，例如，以卢卡奇为代表的历史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以阿克顿、普拉梅内兹为代表的社会学的致思路径。进而，分析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替代。第二个问题是，分析马克思主义依据新的方法论方案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怎样的重建？作者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是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联合功能解释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致力于为历史唯物主义建立科学的基础和牢靠的地基。尽管功能解释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内部存在张力和争论，但它们一起反对黑格尔化的辩证法以及与这种辩证法相关的整体主义、结构主义。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科亨、埃尔斯特看来，唯有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概念清晰严密、理论逻辑严谨。第三个

问题是，如何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以及理论工作进行合理的评判？在作者看来，要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工作作出评价，必须找准两个坐标。分析马克思主义之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既有其特定的哲学史根源又有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的方法论根源。前一方面涉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分析哲学传统的关联；后一方面涉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法的合理关联。作者指出，只有以这两个具体“关联”为坐标，才能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给出一个“合理”的评判。

齐艳红曾随我读博士。这部著作就是由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最近几年，在我的博士生中，有好几位是以分析马克思主义为对象进行论文写作的。我很早就想找一个学生来做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方面的论文，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因为我深知这一题目所涉及问题之艰深与复杂。齐艳红无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她不仅有较好的西方哲学功底，对分析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和扎实的知识基础，而且有坚韧的求学精神，在读书和写作上从不懈怠。这个题目交给她也算是交给了一个有缘人。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她经常就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各个层次的问题与我探讨，也使我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算是教学相长吧。齐艳红扎实的专业功底，对于理论研究认真勤奋的态度，坚韧的意志，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此书稿完成之际，她向我表示，这部著作只是她研究的一个起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会继续沿着相关问题展开探索。我相信同时也祝愿齐艳红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王新生于南开园

目 录

序言	(1)
导论	(1)
第一节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何以是值得研究的	(3)
第二节 学界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研究	(10)
一 国外对该问题的研究	(10)
二 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	(12)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空间”、“限定”以及研究结构	(15)
一 已有研究成果的问题和欠缺	(15)
二 本书对“方法论”概念分析的三个层次	(16)
三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基本结构	(19)
第一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的“危机”	(22)
第一节 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危机”	(23)
一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之争及其“困境”	(23)
二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危机”的定位：方法论	(30)
第二节 危机的“表征”：三种不同的阐释路径	(35)
一 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主义阐释：“黑格尔化”的 “辩证法”	(35)
二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阐释：“去黑格尔化”与 “科学化”	(39)
三 社会学阐释：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颠覆”	(43)
第二章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批判”	(49)
第一节 反对辩证法与坚持分析思维	(49)
一 辩证法何以是一个突破口	(50)
二 “含混”与“不精确性”——科亨对辩证法的批判	(53)
三 罗默、埃尔斯特对黑格尔式辩证律和辩证演绎的质疑	(57)

第二节 反对整体主义与坚持分析思维	(60)
一 埃尔斯特对整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拒斥	(61)
二 埃尔斯特对功能解释的批判	(63)
三 罗默对功能主义的批判	(66)
第三章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替代”	(69)
第一节 科亨论功能解释及其结构	(69)
一 功能解释及其结构	(69)
二 功能解释 $\neq$ 功能主义社会学	(73)
第二节 埃尔斯特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定位”	(77)
一 三种科学的解释方式	(78)
二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解释原则”	(80)
三 埃尔斯特的“概念网络”及其说明	(84)
第四章 历史唯物主义：基于方法论的“重建”	(88)
第一节 科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方式	(88)
一 功能解释的历史理论	(89)
二 功能解释的历史理论框架内的阶级斗争	(95)
第二节 埃尔斯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98)
一 埃尔斯特对科亨的功能解释的历史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99)
二 埃尔斯特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理论的“重构”	(104)
三 非对立的分野：评科亨与埃尔斯特的“争论”	(113)
第三节 “科亨效应”：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	(120)
一 理论重建的两个重点：历史理论与社会理论	(121)
二 对科亨开启的方法论的“回应”	(125)
第五章 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129)
第一节 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130)
一 不同的哲学观基础上的不同方法论	(130)
二 共同的根子：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困境	(132)
第二节 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相关假定	(136)
一 拒斥思辨的形而上学	(137)
二 “科学化”的标准：清楚明白	(142)
三 分析方法+实证主义方法	(145)
四 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的两个维度的争论	(148)

第三节 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价值及其问题	(151)
第六章 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意义和限度	(156)
第一节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	(156)
一 分析哲学的方法论之“澄清”和“重建”	(157)
二 作为“社会解释形式”的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 个人主义	(158)
第二节 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在张力	(163)
一 辩证法：在拒斥与拯救之间	(163)
二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方法论的限度	(176)
第三节 历史主义：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合理关联”	(184)
一 黑格尔基于历史主义的辩证法	(184)
二 马克思：实践的方式即是历史的方式	(190)
三 关键在于马克思持有怎样的历史主义	(195)
第四节 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性“回应”	(200)
一 误解的根源：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对抗	(200)
二 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回应	(203)
结语	(212)
主要参考文献	(215)
后记	(225)

导 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衰落、出现“危机”,而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渐成显学。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表征着资本主义社会实践和理论状况的新变化,近年来已成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点。

分析马克思主义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最早的一个阵营。它不但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后阿尔都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列,构成英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主要阵营^①,而且还与“新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一起构成推动英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诸阵营中,分析马克思主义极为重要。

分析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性事件是 1978 年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的出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著作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首要因素是科亨所强调的“分析严格性”。^②这就意味着,在“原初”意义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乃是其方法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独特性具体体现在:它以分析思维为据,拒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黑格尔化因素——辩证法和整体主义及其相关方法论,标榜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联合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方式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辩护或奠定微观基础。因而,分析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只能被定位于与马克思主义阐释传统“相对立”的方法论上,而不在别处。^③分析马克思主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分析转向”^④,成

① 转引自段忠桥《转向英美 超越哲学 关注“正统”——推进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点意见》,《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 年第 5 期。

② Marcus Roberts, *Analytical Marxism: a Critique*, Verso, 1996, p. 1.

③ Ibid., p. ix.

④ Andrew Levine, *A Future for Marxism? Althusser, the Analytical Turn and Revival of Socialist Theory*, Pluto Press, 2003, p. 122.

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的典型个案。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拒斥黑格尔化的辩证因素，而且在于它引入分析哲学的方式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无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史上具有一定的“开创性”。然而，尽管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此重要，但是由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国内外学界一度在对分析马克思主义展开广泛研究的同时，围绕其方法论的研究却始终处于某种程度上的“不明状态”。当然，问题的“复杂性”与研究的“不明状态”是直接相关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自我认同的”、“规范的”学派。这表现在：不仅哪些人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问题是有争论的^①，而且不同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持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具体方法论。举例来说，虽然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其共同起点，但是接下来在这同一战壕内就产生了两种敌对的方法论倾向：一种是以功能解释为“工具”的侧重于“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另外一种则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根据”的侧重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相互敌对典型表现在：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何者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科学的基础的有关争论上。这种争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一定意义上是无结果的，但其影响却是极大的，它造成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上的若干争论：

(1)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拒斥和否定是否合法？

(2) 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方案，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可行吗？

(3) 是否依据方法论的不同倾向而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作出一种划分？

(4) 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到底体现在哪里？

(5)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界定、特征到底是什么？

.....

毫无疑问，上述围绕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争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阐释的一种表征。正如有学者所说：“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① 段忠桥教授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成员仅限于“九月小组”，而美国学者佩弗教授则提供了一份更为宽泛的清单。

是一种挽救的工作,即将马克思主义从苏联模式的扭曲中挽救出来的尝试,而这导致了解释的哲学。这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现存的实践上。这种挽救尝试的重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或探索在哲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有效的逻辑描述。”^① 我们认为,就分析马克思主义来说,方法论恰恰是其核心和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方法论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致思路径。这涉及对如下这些问题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何种意义上需要重建?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怎样的意义上借助方法论重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方法论的选择能否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真正科学”的基础?为了弄清这些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必须具体而深入地展开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显然不是以列举的方式进行的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类型学研究,也不局限于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孤立探讨,而是以问题为线索致力于对分析马克思主义作为致思路径的方法论的整体性研究。只有凭借这样的研究方式,才能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视野当中;才能通过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个案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正轨”有所裨益;才能通过对这一个个案的方法论研究,警醒和激发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方法论意识,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打下基础。

第一节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何以是值得研究的

作为一种方法论倾向,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 R. G. 佩弗指出:“虽然我不确定他们每个人是否会将自己划归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似乎或多或少地都具有以下特征:(1)扎根于哲学上的语言分析传统;(2)是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3)对马克思主义或者至少对社会主义带有基本的同情。”^② 应当指出,方法论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切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式,正是这种方式

^① [美] 诺曼·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② [美] R. 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注释①。

使得我们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具有如下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通过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方法论的研究,能够促进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层面的深入探讨,从而为全面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的枷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创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方法论批判的超越。正如何萍教授所说:“方法论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它不仅可以突破旧的理论体系,而且可以为新的哲学提供理论支撑点。”^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的基础上实现其哲学变革的。原本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也在方法论创新的层面上印证了这一点。长期以来,国内学界由于受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遮蔽,一直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关系”中解读方法论,使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略显不足。这种“不足”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用世界观取代和淹没了方法论”,使得“‘等同论’和‘代替论’流行”;^②另一方面,解读方式本身存在的“抽象性”和“非辩证性”,进一步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西方哲学的历史背景和渊源,其方法论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这就意味着,在国内学界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必然离不开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方法论资源的借鉴。所以,通过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势必能够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的反思和探索,进而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开辟新的可能路径。

第二,分析马克思主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研究,是以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的反思者身份出现的,透过这一反思的方法论视角,对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史和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刻理解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宣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面临危机,因而需用“清晰严密”的标准重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牢靠的基础。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这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称谓并没有固定所指,一切包含

① 参见倪志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序第5页。

② 董德刚:《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概要》,《学术研究》2008年第10期。

③ 倪志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页。

思辨形而上学模糊性的因素的马克思主义都被视为“传统的”。这可以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科亨、埃尔斯特、威廉姆·肖等人的著作所重点提及的相关术语中得到某种线索。他们经常针对“黑格尔式的”、“卢卡奇”、“阿尔都塞主义”、“辩证理性”、“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等术语所指称的对象的模糊性加以批评。即是说，具有欧洲大陆理性传统特征——尤其是推崇辩证理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所要指责和反思的主要对象。余文烈教授深刻洞察到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如科亨、罗默等人常常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或研究方法如何如何粗糙、含混或教条，而把他们自己称为‘新传统’作家。这里的‘传统’显然不仅仅指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或苏联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是一个含蓄的用语。‘传统’有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以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流派理论，或其他流派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像科亨和埃尔斯特极为反感的阿尔都塞式的‘含混不清、故弄玄虚’的著述。”^①这样看来，分析马克思主义所针对的就不仅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而且是这些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所具有的共同方法论特征——辩证法。为此，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才选择那些能与传统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具体的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分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选择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仅因为他们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含混不清的”、“粗糙的”乃至“教条的”，而且还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时欧洲大陆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存在着普遍问题。这些问题表现为：研究者不认真对待文本、不重视最重要的理论原则的研究、对一些重要概念和命题的解释陷入混乱和烦琐。^②可见，当分析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体系”面临混乱、模糊等种种问题，并把混乱的根源归之于方法论且明确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在“清晰严密”的标准之上时，不能不说这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的一次深刻反思。

① 余文烈：《什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兼答段忠桥同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5期。

② [美]威廉姆·H.肖、沈亚生：《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威廉姆·H.肖教授访谈录》，《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第三,分析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两大传统的首次“正面结合”,从方法论上说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本身并不是一件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事情,它们虽然有着共同的哲学问题基础——近代哲学主体性困境,但是二者的哲学观以及致思路径却截然不同。简单地说,19—20世纪,基于解决近代哲学主体性困境问题时所选择的不同路径以及各自所采取的不同研究方法,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20世纪两大势均力敌的哲学流派——即代表欧洲大陆理性传统的诠释学—现象学流派和代表英美经验论传统的分析哲学流派。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一种超越理论哲学的实践哲学理路,对近代主体性困境有着更为独特的理解和解决。在当代哲学发展多元化的背景下,诠释学—现象学流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合已被诸多哲学家所尝试并取得很大意义的成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工作,而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却长期处于疏离状态。

分析马克思主义将分析哲学的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初看起来是一件颇为诡谲的事情,因为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存有极大的误解和偏见。分析哲学起源于对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的反叛,而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又存在某种特殊的理论关联,由于这种理论纠结,分析哲学一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为欧洲大陆理性传统,并且长时间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忽视态度。大部分分析哲学家非常自然地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就隶属于黑格尔哲学和方法,是思辨的且不值得加以认真对待的。分析哲学运动的先驱罗素,不仅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不抱好感,而且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产生了致命的错误影响。在他看来,黑格尔是体系哲学的集大成者,而由于黑格尔因素的影响,马克思就成为“大体系缔造者当中最后一人”。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是可有可无的,如果将它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去除掉,“丝毫不提辩证法而把他的主张的最重要部分改述一遍也很容易”。他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里由黑格尔得来的一切成分都是不科学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成分是正确的。”^① 据此,他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误读为主观与客观相“适应”的“辩证唯物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仅看做黑格尔的辩

①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44页。